

编者按：灾难事件

在古希腊悲剧中,灾难(catastrophe)原意是故事的最终结局;它往往通过一个或多个主要角色的死亡来揭开阴谋,结束剧情。亚里士多德将其定义为“把毁灭与痛苦展现在舞台上的情节,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死亡,也可以演绎出创伤和其他苦难”。“灾难”一词的起源正在于此,而在今天它则被用来表示能造成大规模死亡和破坏的残酷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场武装冲突、每一次自然或技术灾害都是一场灾难。然而,灾难性事件则含有突变和巨变之义。

飓风、地震、龙卷风、洪水或林野火灾等自然灾害通常被视为天赐,而交通事故或环境灾害等人为危害则不然,其诱因是技术失误,或更为恶劣的是可归因于具有强烈人为动机的社会学危害,特别是在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利益冲突碰撞的武装冲突和集体暴力局势中。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所有的自然灾害都是人为的,因为在灾害袭来之前,人类的行动能够防止它演变成一场灾难。缺乏危险管理与计划,缺乏适当的紧急事件管理或世事无常所造成的人类脆弱导致了人员伤亡以及财政和建筑的损失。这些损失的严重性取决于人们承受灾难的能力——他们的适应能力。

最近“非典”(急性重症呼吸综合征)的暴发表明了流行病对卫生和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有多么广泛。这也反映在专家关于 H5N1 型禽流感病毒将变异为一种人际传播病毒的预言中。然而,案例分析显示,在自然灾害中,危险与灾难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切实可行的,即使灾难过程中的突变可能会改变其特性。

本期评论特别探讨了核、辐射、生物或化学(生化核辐)事件的威胁。虽然这些武器已被宣布为非法,就核武器而言,其使用也被宣布为一般情况下是不符合人道法的,但它们的可获得性致使其仍很可能被使用。人们都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那是历史上第一次一枚炸弹就能夺走数万人的生命。化学武器也被用于战争,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另外,尚不构成武装冲突的若干小事件也表明生化核辐武器可能为国家或非国家团体较大规模使用,从而引发灾变事件。产生的后果以及随之而来的人道需求每次各异,而且因生化核辐事件类别不同也相应不同。每个国家,尤其是人道组织,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来自核武器、化学战以及强传染剂的使用。

当可能受到灾变事件影响的人制定出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具备适当的应对能力时,人们降低灾变事件损害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在发生重大事件时,许多政府有权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使它们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公民的日常生活,包括暂时削减某些公民权。因此安全考虑可能会经常与人道考虑相冲突。大多数发达国家均拥有若干用于帮助应对任何突发紧急情况的内服系统。主要应急服务包括警务和保安(调查)服务、救火(救援)服务以及紧急医疗服务。它们通常由政府管控,但有时也会由私营公司或志愿组织负责。

虽然一些西方国家拥有适当的国家应急预案以应对重大的灾变事件,其他许多国家却很可能没有这类预案。因为当地能力往往不足以应对重大危机,所以即便只为确保向受难者提供最起码的帮助,经常也需要国际援助。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在推行有助于组织此类援助的指导原则。

在武装冲突局势中,特别是在生化核辐事件中,安全与调查的优先性可能会暂时阻碍提供援助。由于对局势性质或此类攻击时间和规模不确定,向受难者提供任何形式的有效援助都可能无法实现。无论如何,目前如果不利用现有的军事能力,想做出使重大生化核辐事件受难

者直接获益的有效国际应对是不可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专门机构在沾染区开展工作的专家与设备是有限的。然而,它们的职责可能不会扩展到向受难者提供直接援助。现阶段,其他人道组织尚不具备在受污染环境开展工作的能力。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各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以及联合会也几乎没有能力为生化核辐事件的受害者提供可作为专门国际应对的任何形式的援助。为了履行其保护和援助武装冲突受难者的职责,有时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工作人员会发现已处于沾染区内,而且将来还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在以往冲突中遇到这类情况时,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采取特别措施,通常不直接为沾染区内的受害者提供援助。目前还没有能够确保在为受害者提供有效援助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员工健康及安全风险的两全之计。

当然,没有人喜欢考虑这些灾变场景。然而我们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灾难,并在灾难如果无法避免时,有办法减小其影响,减轻受灾者的苦痛。对生化核辐武器而言,针对可能性低/影响大的事件所做的任何适当有效的应对都需要在政治、管理、组织、财政以及同样重要的人力资源等不同领域进行长期巨大投资。这是数额巨大的备灾投资,而大多数国家几乎都无力负担。因此,有必要鼓励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各国政府如何能够(或许是共同)防患于未然。

主 编

托尼·普凡纳